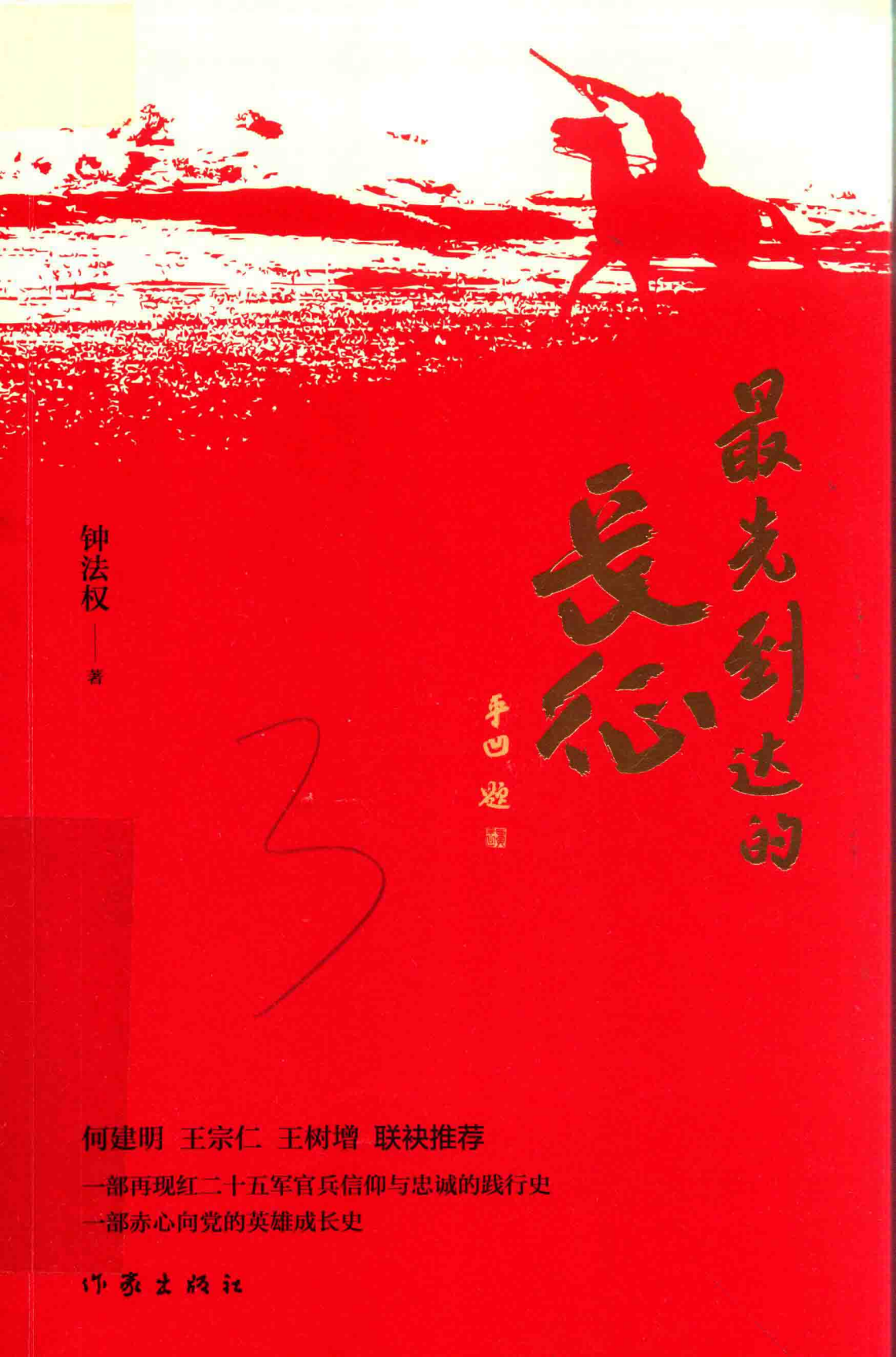




最先到达的

长征

平四 题

钟法权
——著

何建明 王宗仁 王树增 联袂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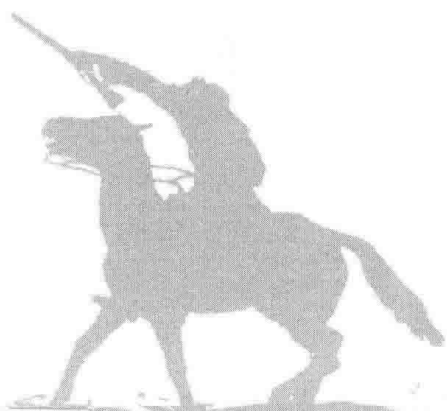
一部再现红二十五军官兵信仰与忠诚的践行史

一部赤心向党的英雄成长史

作家出版社

最先到达的 长征

钟法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先到达的长征 / 钟法权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63-9975-3

I. ①最…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8791 号

最先到达的长征

作 者: 钟法权

封面题字: 贾平凹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祝玉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 // 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75-3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钟法权，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湖北荆门，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治委员，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在《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百余篇；出版小说集《情书撰写人》《行走的声音》《脸谱》，长篇小说《浴火》，长篇报告文学《那一年，这一生》《废墟上的阳光》、《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其中，《行走的声音》《大雪满天的日子》等十三篇小说及报告文学曾获总后勤部第三到十三届军事文学奖；《那一年，这一生》《陈独秀江津晚歌》分别荣获第十一、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文学类一等奖。近年来，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作品《随征》《岩画》《心中的老磨房》被选入中学教材。

别样的长征叙述

——读钟法权《最先到达的长征》

何建明

钟法权的长篇纪实《最先到达的长征》是值得从头至尾，细细看完的作品，因为这是一部特别不一样的关于“长征”的故事。有关“长征”的故事太多太多，也都很教育人、影响人，已经成为一种近似固化精神的定式：草地、饥饿、战斗、死亡……但钟法权的这部“长征”可却有些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引纪是有关“最先到达”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的特殊征战史，是作品对信仰理想的深度仰望，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一如流水地娓娓叙述了伟大的长征曾经缺失部分。它因而特别珍贵、特别崇高和特别惊心动魄。

《最先到达的长征》，这名字很直白，但却给了那么多出人意料的信息和深刻用意。“最先到达”4个字既是文学的界定，又是形式和内容的界定，还有引导读者进入历史隧道的一种导向标意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虽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波澜壮阔，但却同样惊天动地，英勇卓著。习近平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

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经党中央批准，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光山净居寺率先开始长征，1935年9月16日，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和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成为最早开始长征、最早到达陕北红色根据地的一支红军队伍。

在我看来，作品中的“引纪”起到了开天窗的作用，让人从《和尚》《郎中》《先生》《道士》和《货郎》的神秘行踪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红色地下交通员的机智勇敢，更让人从那历史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条通向胜利和光明的红色暗道，那就是党指挥枪走向胜利的成功之路。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处境最危险、发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奉命扮成“和尚”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将中央的指示及时送达，红二十五军才得以离开危机四伏不断缩小的苏区，率先开始了最先的长征。红二十五军一路突围到达陕南后，是地下交通员“郎中”金来福及时采购到了红军急需的中草药，才使得像徐海东等身受重伤的伤员得以尽快恢复；部队在陕南得以站稳脚跟。除了军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地下党的交通员“先生”张明远主动上门联络，与陕军张汉民部达成了“追而不击，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的重要协议，避免了实力消耗，壮大了红二十五军队伍。当秦岭山区出现春荒，红二十五军面临坚守陕南还是向四川发展，鄂豫陕省委因此而产生争议的时刻，是“道士”秦明里及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使鄂豫陕省委领导人正确地做出了“红二十五军就地坚守、边建边看的主张”，陕南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在攻打西安城攻而不克骑虎难下的危急关头，是红二十五军的“货郎”石健民将放弃攻打西安北上迎接中央红军的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才使得鄂豫陕

省委领导人有依据地做出了“上中下”三策的正确决定，再次确保了部队正确的前进方向。

如果说引纪是进入宝藏的路标，那么正章则是作者精心搭建的宝塔。无论是“西进路上”，还是“转战陕南”；无论是“打出一片天地”，还是“壮大根据地”，以及“奠基陕北”，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对红二十五军将士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给予了如实的呈现。突围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西征路上最危险的第一场遭遇战，也是红军长征路上决定生死生命攸关的九次著名战役之一。接下来红二十五军又在陕南的丹凤一个叫庾家河的地方以守若磐石的意志，上演了血染庾家河阻击战，打垮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都身负重伤。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长征部队，是一支以“攻必克、守必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勇部队。汭河绝唱是政委吴焕先作为共产党人红军将领最后一次血战敌军的人生绽放，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个，成为整个红军队伍的英雄典范。血战板桥镇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与马家军骑兵的最后一场厮杀和搏斗，危难之时，又是徐海东调转马头勇闯敌阵。可以这样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上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既有像鏖战独树镇、血染庾家河、汭河绝唱、血战板桥镇不惧强敌的攻必克守必坚的生死血战；又有像闪战蔡玉窑、枪响分房沟、设伏文公岭、诱敌白塔河、首战马家军等讲究战法的以少胜多、以巧克敌的轻巧之战；还有像征战甘南、会师陕北、劳山大捷等所向披靡的豪迈战斗。作者在正章里以向下再向下的手法，深度扩展红二十五军官兵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英雄壮举，还以向上再向上的深情仰望，集中塑造了吴焕先、徐海东、韩先楚等独具特色的英雄典

型，以个体的英雄素描，完成了红二十五军这个英雄的群体的塑造，使作品在平凡而不经意之中达到了“战神”的神话高度。

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作者在一篇篇附记中，看似在烈士陵园和战场旧址凭吊和怀想，其实作者是在对作品进行再次开掘。在《插入云霄的枪刺》中，作者由近及远，以刘华清在独树镇战斗受伤经历再一次对独树镇那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进行了细微回放，使典型战斗与英雄人物得以相互辉映。在侧记二《红歌唱响庾家河》中，作者亲临昔日红二十五军临时军部“春茂永”第一现场，通过杨春荣、杨文聪和杨青山一家三代对那场血染庾家河战斗的回忆，既写出了人民拥戴红军的经历，又以见证人的口吻重现了那场残酷的阵地保卫战境况；既写了杨家对红军伤员救治所做的贡献，又写出了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在侧记三《红色小镇》中，通过葛牌镇苏维埃纪念馆的史料介绍，通过田银斗这个人物的拓展描写，让人们八十多年前葛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有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弥补了只写战斗没有建设的不足。在侧记四《红色布告在镇安》中，通过红色布告的发现，展现了红二十五军武装斗争的历程。在侧记五《不朽的军魂》中，通过大量的细节和史料，重点回放了吴焕先这个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让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成为陇东高原的精神灯塔。

通读《最先到达的长征》，我感到这本书还有三大特色：首先，作品极具历史感和现场感。作者十分注重用历史事件来写历史人物。为防止历史事件的词条化，避免语言叙述的生硬僵化，作者十分重视现场感的强化，以丰富的细节来写活现场，以环境的烘托来写活历史，让陈旧的历史鲜活起来。其次，作品既向前伸也向后延。《最先到达的长征》从1934年11

月16日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开始写起，为让读者了解红二十五军的过去，在一些章节中，通过主要人物的思考、重点战役的展开，作者不断地采取回望的手法，让读者从中找到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了解了过去与未来，增加了作品的厚度和力量。再是，以故事讲历史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作者从头至尾就像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娓娓道来地给我们讲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史。书中所讲的故事，既可单独成篇，又互相影响关联；既讲出了画面感，又有极强的现场空间感；既热情似火，又冷如冰山，给人以空间、想象和力量，读完一篇让人禁不住想读下一篇。

认识钟法权已有些年，他虽不是专业作家，有自己繁忙的军队院校领导工作，写作全是“业余”，可他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的主要部分，几十年来勤奋耕耘不止。当今中国不缺才华横溢的作家，但缺少有热情、有追求、有忍劲、有定力的作家。我觉得钟法权就是这种人。我希望和期待钟法权也能成为最先到达文学“高峰”的那个人！

（何建明，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在血性与柔软之间

——读钟法权《最先到达的长征》

王树增

我怀着对红军将士的敬仰读完《最先到达的长征》（作家出版社出版）。历来少雨的古城北京突降大雨，冷峻而急促的雨点敲打着我书房的窗户，阴暗的天空衬托出一种悲怆的氛围。我久久沉浸在红二十五军艰苦卓绝的长征之中，那一个个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鲜活生命又仿佛立在了我的眼前，那些倒下的英姿如拨弹琴弦的手，触动了我的情感之弦，哀思之情油然而生，“战神”徐海东军长和“军神”吴焕先政委的丰功伟绩让我肃然起敬。

男儿多豪情，血性百战身。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光山净居寺出发，于1935年9月16日与陕北红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他们与百倍于己的敌人一路征战，血战300多天，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军长徐海东前后受伤9次，3次受重伤，可谓九死一生。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徐海东，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被授予名列第二的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政委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灵魂，他数次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在胜利会师的前夜，在汭河突围战

役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009年，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是后人对其功绩的最好缅怀。面对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从军领导到营连干部无不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敢于亮剑，以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带领一支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部队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传奇篇章。在塑造这个英雄群体的过程中，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红二十五军将士的血性担当，像画家笔下的素描一样进行了生动的勾勒，血性不仅被写在了纸上、写在了文字中，而且写进了人物的精神世界里。

女儿最相思，柔软万般情。红二十五军对敌人狠如秋风扫落叶，对自己同志和亲人的爱如春风拂脸颊。军长徐海东的亲人被敌人残忍杀害共计66人，他将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为对敌人的恨，以及对人民的爱和对战友的爱。他与军医院的护士周少兰（后改名为周东屏）的缘分最深。参军入伍时身材年龄偏小的周少兰偶遇徐海东，机缘巧合才得以入伍；红二十五军长征伊始，周少兰半夜跳河表达坚决跟随部队长征的意愿感动了徐海东；在庾家河阻击战中，徐海东再次受重伤昏迷数日，周少兰时刻伴随左右，天寒地冻中用身体给他送去温暖。革命的爱情分外烂漫，最终徐海东和周少兰喜结连理，成为了一对革命伴侣。政委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他严明军纪、爱兵如子，得到了全军官兵的热爱与追随。吴焕先与妻子曹千仙的爱恋感人至深，在演讲集会上，一个是刚刚背叛富裕家庭的进步青年，一个是初涉世事的美丽少女；一个是全身洋溢着豪情奔放光彩照人的热血青年，一个是身上还依稀保有大家闺秀楚楚风韵的知识女性。彼此一见倾心，二见便以心相许，终成眷

属。1933年5月，王明把持中央领导权后，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令各苏区的红军主力“攻取中心城市”，造成了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失利及战斗大量减员。吴焕先的母亲和妻子为了筹措粮食，不惜到邻近的村庄四处乞讨，忍受饥饿将讨得的食物送到部队。然而，他的母亲由于体弱多病营养不良，饿死在乞讨的路上。又由于吴焕先定下的不准携带家属的规定，他的妻子曹干仙最终流离失所，身怀六甲饿死在逃难的路上。身为血性男儿的吴焕先每当打了胜仗之后都会想起自己爱恋的妻子，对妻子的死痛感内疚与自责。作者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血性男儿的柔软如涓涓溪流豪情奔放，让人感受英雄铁骨铮铮的同时，也同时触摸到了英雄对母亲对爱妻的万般柔情，为我们打开了英雄人物情感世界的精神内核，让我们看到了英雄人物精神世界里的芳草与鲜花。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有别于其他写长征作品的特别之处。

在血性与柔软之间，彰显功勋卓著英雄本色。如今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享受着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奋战的成果。在这个世界上，像吴焕先等先烈，也许他们没有半个亲人，他们的长眠之地，按说就是一个个孤坟，无人前来祭祀。可每年每到清明和8月21日英雄牺牲的那天，就会有不少仰慕英雄的人自发地来到墓前流连，或献一束鲜花，或在坟前点一根烟、敬上一杯酒，最后鞠三个躬。如此场景，几十年未曾间断，他们不是英雄的亲人，却胜似英雄的后人啊！抚今追昔，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儿女英雄辈出，在血性与柔软之间，为革命而牺牲的红二十五军先烈的精神必定永世长存，功载千秋。

作者以血性表现英雄群体的精神硬度，以男儿柔情表现英雄豪迈的人性丰碑。《最先到达的长征》之所以让我看好，除

了作品表现的主题、写作的手法、叙述的形式和故事的情节让人耳目一新之外，最为可贵的是，作品不仅写出了英雄的血性，而且给我们呈现了英雄的侠骨柔肠，让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红二十五军将士长征路上“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的残酷征战场景，以及将士们胸怀理想、过关斩将的英雄群体风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以吴焕先、徐海东等为代表的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和对自己亲人的似水柔情，从而使作品更加丰沛饱满，避免了单一单调，呈现给我们的也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长征世界。

（王树增，著名作家，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钢铁洪流中的小浪花

——读钟法权长篇小说

《最先到达的长征》的一点感想

王宗仁

在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因为革命的特殊性、艰苦性和环境的残酷性，血性男儿多是文学的主题，涉及爱情的并不多见。我在读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钟法权的长篇小说《最先到达的长征》后，我不禁被能征善战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所折服，还被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情怀所感染，同时也被艰难困苦时期盛开的两朵爱情之花所打动。这两朵爱情之花就如钢铁洪流中盛开的两朵浪花，让滚滚的洪流平添了些许灿烂的色彩和耀眼的光亮，给人以无限的美好遐想和温暖。

如果说《最先到达的长征》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一道文化大餐，那么这两朵绽放于钢铁洪流中的绚丽花朵，就是暴雨之后的彩虹，就是黑白山水画中的亮光，就是波澜壮阔的长征史中的一道闪电。在书中，作者写的第一个爱情故事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与周少兰（后改名为周东屏）的爱情，作者在切入上是那样水到渠成的自然。在陕西丹凤庾家河的战斗中，以善打巧仗硬仗狠仗的徐海东第9次负伤、第3次负重伤，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面颊打入，从左耳根后穿出，令他当场昏迷。周

东屏就是在徐海东治疗、养伤过程中再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她心目中崇尚的英雄。早在这之前，周东屏就认识了让敌人闻风丧胆、对革命同志亲如兄弟的徐海东。她在七里坪参加革命是徐海东点的头，随部队北上抗日长征又是徐海东批准的，正是基于这种崇敬和感恩之心，当徐海东负重伤之后，身为护士的周东屏倾心而竭尽全力守护在徐海东的身边。秦岭深山的冬天天气寒冷，夜里周东屏用自己的身体为昏迷不醒的徐海东暖被窝，用温暖的胸脯为徐海东焐暖冰凉的双脚，用少女的温柔细致万般呵护人事不省的重伤者。当徐海东从死亡线上回转之时，才发现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女护士是多么的心地善良、富有青春朝气和爱的情怀。作者把他们的婚礼也写得极其别致，在秦岭深山一个地主家的宅院内，一间老旧的房子里，一张大红喜字，两床抱在一起的旧被子，就是新郎新娘的洞房和新婚的全部家当。六七个见证婚礼的人，围坐在一张火炉旁的餐桌四周，一壶苞米烧酒，几盘野味土菜，随着酒杯的碰撞，开启了军长与护士的爱情人生。对于他们的爱情，不仅护士们无法理解，就连一位与他长期生死与共的战友也不理解，因为新娘不仅人长得貌不出众，而且还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童养媳，可是他们万分崇敬的军长偏偏看中了他们认为的丑小鸭。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作者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原因在于能征惯战的主人公徐海东，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一个报党恩、报人民之恩、报同志之恩的人，两颗报恩之心的结合正是战火之中诞生爱情的玄机。

如果说徐海东与周东屏的爱情是恩情回报甘甜式的美丽，那么，军神吴焕先的爱情却是革命浪潮中自由恋爱无私奉献革命下的忧伤式的凄美。吴焕先与妻子曹干仙相识于轰轰烈烈的

土地革命初期，在那个尚处于封建专制的时代，吴焕先与曹干仙因革命而相识相爱。在根据地处于最艰难境地的困苦时期，曹干仙陪着母亲讨米要饭支援红军作战。在母亲饿死之后，吴焕先也没有打破红军的规矩，将无依无靠的妻子留在部队上，最终他的妻子也饿死在了讨米要饭的路上。作者在讲述吴焕先政委与妻子曹干仙爱情经历时，采取了倒叙和追忆的手法，吴焕先在参加完徐海东副军长的结婚“宴”后，陷入了对妻子曹干仙的深深怀念之中。作者将吴焕先对妻子深沉的爱恋写得波澜起伏，让人读后久久难以释怀。作者不仅仅是写吴焕先对妻子的深切怀念，在夜深人静时的星光之下，在他个人情感世界的漩涡中，在枪林弹雨的休整间隙，在漫漫黑夜的孤独之中，主人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爱人，回忆便成了水到渠成。作者隐而不露地写了英雄对妻子的愧疚与自责，甚至是过于原则下造成无法挽回的过错与忏悔。对此，作者不仅写出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也写出了英雄情感世界的纯洁性，让英雄在爱恨交错中得到有序而真实的升华。

长征是热血男儿组成的钢铁洪流，红二十五军也不例外，除了军医院为数不多的五六名女兵，几乎是清一色男兵，因为战争的特殊性，爱情在长征史中显得尤为稀奇而珍贵。作者钟法权以大美之爱，敏锐地捕捉到了徐海东、吴焕先等英雄男儿的珍贵爱情，并将他们的爱情绘入到了血与火生与死的长征画卷之中。这一爱情的书写，可谓是对英雄人物从侧面给予精致的勾勒与补充；可谓匠心独运，是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另一种充满强烈情感色彩的温情绽放；可谓意蕴悠长，是对长征史诗充满人性大爱的又一深度表达。

《最先到达的长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对长征精神的

讴歌；无论是英雄个体与群体，还是生与死的拼杀，无不有着很多的可圈可点之处，不少读者和评论家都给了赞言，因而我在这里只讲作者写的英雄爱情，因为爱情让这部作品更加的丰沛饱满，让英雄人物更具有血和肉，让作品更加的可读可信可爱。读罢全文，掩书余味在胸中，我不由得由衷称赞钟法权的作品越写越好。钟法权是我军业余作者中很具实力和才华的年轻优秀作家。他的这部长篇小说，犹如我同样喜欢的另一部报告文学《雪莲花开》一样，我爱不释手地读着，深感其具有一定的厚度、温度和温情，给人一种丰富的人性的体悟力。这来自作者对“人学”的醉心与对“人性”的深究体察。小说当然要写人，而且重在写人。但是它不重在写一个人做了什么，而重在写的是什么样的人。写真人，以真取胜，以真服人，以真见长。真实是小说的生命，说的便是这个真。

法权还很年轻，我怀着必胜的喜悦之情，期待他下一部再下一部、一部更比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的作品诞生。

2017年10月12日于望柳庄

（王宗仁，著名作家，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鲁迅文学奖”）